

当代中国画坛名家二十四人

艺海凝晖

YI HAI
NING HUI

DANGDAI
ZHONGGUOHUATAN
MINJIA
RESHISIREN

二十四人

李可染	郭味蕖	贾又福	赵贵德	郭怡琮
袁武	贾浩义	陈伯希	崔振宽	江文湛
郭全忠	李小可	莫建成	陈天铀	莫晓松
杨国光	李伟	沈风涛	陈永锵	蔡超
黄少华	罗伟	郭子绪	贾平凹	

雒青之 著



读者出版集团
DPGC.,L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YIHAI NINGHUI

艺海凝晖

当代中国画坛名家二十四人

雒青之 著



读者出版集团

D P G C . . L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艺海凝晖/雒青之著. -- 兰州: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80588-837-8

I. ①艺… II. ①雒… III. ①中国画—艺术评论—中国—文集 ④IV. J212.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81947号

艺海凝晖

雒青之 著

责任编辑: 杨继军

封面设计: 马吉庆 余 岚

出版发行: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

邮 编: 730030

电 话: 0931-8773224(编辑部)

0931-8773269(发行部)

E-mail: gsart@126.com

网 址: <http://www.gansuarts.com>

印 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5.25

插 页: 4

字 数: 230千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 000册

书 号: ISBN 978-7-80588-837-8

定 价: 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青之美評 書畫知音 見微知著 述之以情 大家書畫
心性化醇 唯心唯靈 唯美唯真 人間滄海 筆墨渾淪
胸中塊壘 任性恣情 書天畫壤 披沙簡金 品賞流連
微瀾見心 觀書覽畫 閱已聞人 發端胸臆 潤物無聲
筆踪墨痕 入畫入情 形器易寫 神逸難明 思瞻善數
才核善刪 飾而不誣 諺而有節 賞有物召 興以情遷
先融視野 再化精神 守拙抱樸 凝血含情 圓融無碍
書畫乾坤 青之述評 圓爐可談 丹青物語 藝海無暉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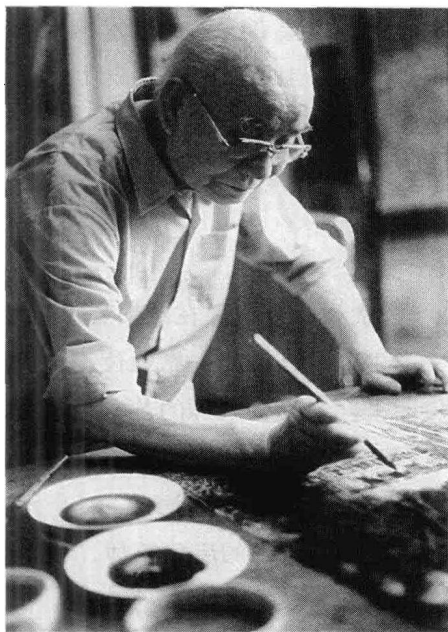
- 1 胆魂融笔墨 江山染无尽
——写在李可染大师诞辰一百周年之际
- 13 推开现代花鸟画艺术之门
——写在郭味蕖诞辰一百周年之际
- 23 大美不言 道涵天地
——以石观化 道涵宇宙山水精神的贾又福
- 43 燕赵之马天上来
——天马行空 似是而非 似非而是大画家赵贵德
- 53 当代大花鸟：幽情壮彩开新境
——讴歌大自然生命之华的郭怡琮
- 65 盈满心灵深处的生命倾诉
——当代中国人物画领军者袁武
- 74 心歌狂语
——超级大写意画家老甲
- 89 人画俱老 笔墨常青
——写在陈伯希先生从艺七十周年之际
- 97 凝血含情墨自深
——从传统深处走来的当代山水大家崔振宽
- 110 逸心皓天舒丽日 阆苑仙韵红草园
——从精神自由到笔墨自由的花鸟大家江文湛

- 120 当代中国农民的心灵画史
——亮笔追魂 为当代农民重塑精神世界的郭全忠
- 131 构建水墨家园 抒情时代精神
——承继家学 别辟蹊径的李小可
- 141 天籁化逸气 纤真写新风
——发扬北宋院画精神 再创时代新风的莫建成
- 149 独立西风向苍茫
——为西部山河立传的陈天铀
- 157 宁静中诗意纵深 庄重中意象纷呈
——在静雅 超逸中喷发生命力的莫晓松
- 169 理智与激情
——大雅涵脉的智者杨国光
- 176 浑融于笔墨深处的西部情韵
——讴歌西部人文风情的实力派画家李伟
- 184 和光同尘 虎韵溢美
——常拂名利取丹青 但求真情画虎魂的沈风涛
- 191 阳光 沃土 生命 心路
——浑厚刚健 恢宏大度 再造岭南新画风的陈永锵
- 201 奋行在生命、岁月、时代与艺术的交叉路径上
——一腔豪情融纸墨 奇丽壮笔写人生的蔡超
- 209 水墨民谣
——吟颂田园温馨 倾诉生命纯朴的黄少华
- 215 田园世界的笔墨行走者
——寄情乡土写自由的罗伟
- 224 笔踪墨影追梦痕
——在禅机中融合传统的当代书法家郭子绪
- 235 大朴不雕
——当代真正的文人书画家贾平凹

胆魂融笔墨 江山染无尽

——写在李可染大师诞辰一百周年之际

可染大师是中国当代山水画史册上，能够把生命和呐喊、欢乐和痛苦倾心而出的杰出艺术家，他的创作生涯就像一部永不枯竭的山水诗集，始终涌动着灵魂的交响和崇高的光彩。这位一生用画笔为祖国山河立传的当代画圣，虽然已经故去多年，但他对神州大地深沉凝重的大爱永恒积淀在他那依然吐露着灵魂气象和情感血脉的不朽作品中。记得2005年春夏之交，我应李小可先生之邀，专程赴京出席“江山无尽——可染先生山水画展”，与众多景仰可染大师艺术风采的画家和评论家一起，置身于盛大辉煌



李可染

的充满艺术氤氲的审美视野和艺术天地里，我仿佛感到可染大师带着他水墨淋漓的阳光、空气、草木、河流、泥土又回到我们中间。

李可染大师的作品，无疑是中国当代山水画最具审美意境和民族气派的扛鼎巨制，也是超拔传统山水画而向现代山水画质变的开路先驱。我在可染大师的辉煌作品中，读到了他那清新刚健、沉雄壮美、凝重深邃的现

代山水风范，并再一次体会了可染大师以自己独具时代魅力的诗情画意所呈现的审美乾坤与生命华章。他在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与祖国、与人民共命运，与时代潮流相激荡，以其净明澄彻的人格心性，赤诚真挚的爱国心与使命感，以志存高远的精神自觉，上下求索，使中国当代山水画获得了不同凡响的历史投影和时代光华，他的作品始终洋溢着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贞魂魄，并把山水画这种传统的艺术体式打造成与时代进程相互关联、相互佐映的精神能量和生命形式，从而使他的诸多充满静穆美和个性美的山水作品达到了超越技术层面的审美自觉和理性高度，焕发出中华传统经典的深邃内涵和当代精神的艺术光芒。他在精读大自然和社会、精研中外传统两本大书的基础上锐意开拓中国画的时代新格局、新风貌。他以“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的艺术精神和“澄怀观道”、“东方既白”的崇高目标，终其一生苦学奋斗，成功实施了“其命唯新”的文化历史使命，名至实归地成为一代宗师。

“犹如一个山民在花岗岩上开凿石阶一样，我就这样缓慢而艰难地在文学中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这是安徒生晚年对自己的评价。我想用这句话来勾勒可染大师的艺术历程也是非常恰当的。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就在于他用一生的苦难和智慧开凿了中国画艺术的新台阶。他并不是那种完全依赖天赋如金似火地一路毫无沟壑地灿烂下去的。当年那位徐州少年有幸遇上了自己的启蒙教师，从而给画坛留下了一个彪炳千秋的名字——李可染。

“孺子可教，素质可染”，90多年前，国画教员王琴舫将李永顺更名为李可染，这个斯文儒雅的名字表达了师生之间的真挚情感以及对艺术世界的向往和信心。也许可染这个名字注定是属于这个有艺术内质的未来画家的。有时我甚至想，如果没有一个这样令人过目难忘的略感新奇乃至透着神秘的名字，可染大师的艺术之路或许会失去一些鲜亮色彩的。后来的一切都在证明，他的笔墨精神和艺术灵魂不仅可以染遍中国，而且可以染遍东西方美术世界。

从写生写实到写意写心，李可染的艺术创造力为中国山水画捅开了耳目一新的窗口。李可染的山水画有着极强的表现力，早年秀润多姿，中年沉雄刚健，老年苍劲厚重。将山水画的景物属性降至最低，而将其心灵属性提到最高。愈到后期，他的作品愈灵光四射，山势飘逸，水势迤邐，浓郁的墨色和雄浑的笔触营造出充满遐想和深情的韵致。应当说，变革和创新国画山水的创作理念、艺术技巧、精神内涵，一直是李可染苦苦追求、孜孜探索的目标，从三十几岁开始，他就自觉地从临摹型创作向原创型创作转变，使自己的画风渐渐清新明朗，再也没有陷入“复古派”的巢窠，而是一路张扬个性，回归自然，把心灵的境界和意志的力量熔炼到笔墨性情中。李可染最有代表性的创作心得就是“用最大功力打进去”和“用最大勇气打出来”，这也是他所有画语中一以贯之的强烈主张和鲜明主旨。

在实现打进打出的过程中，李可染一生中最知足的事，就是他有幸遇到的三位导师齐白石、黄宾虹、林风眠，他们三位都是当代中国画史上的泰斗，在他们门下为徒，使这个“素质可染”的苦学者苦而无憾，学而有精，并且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超凡脱俗的艺术风格，以及那种非常人所能有的生命情怀，如同一位俄罗斯文豪所言：“尽管经历了令人痛苦的一生，却始终保持着巨大的想象才能，纯洁的感情和腼腆的微笑。”

“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在齐白石那里，李可染学习继承了深入观察生活、深入研究表现对象的艺术观，天道酬勤、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和“齐线如弦”、“逆行涩进”的笔墨功夫，“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创作理念，采一炼十、千锤百炼的大胆独创精神。他把白石老人巧拙互用、凝重、苍腴、泼辣的笔法风格和深邃隽永的意境，真挚、幽默的情趣融入自己的创作。他以自己的作品践行了白石老人的智性之语：“用笔前要和小儿女一样细心，要考虑是中锋还是偏锋，还要注意疾、徐、顿、挫来描写对象，下笔时要风云一样大胆挥毫。”黄宾虹是用墨大师，李可染在他门下受益良多，特别是在墨黑和亮墨的转换上，他深得黄宾虹墨法精魂。黄宾虹有言：“墨为黑色，故呼之为墨黑，用之得当，使黑为亮，可称之为亮墨。每于画中之浓黑处，再积染一层墨，或点以极浓宿墨。干后，此处极黑，与白处对照，尤见其黑，是为亮墨。亮墨妙用，一局画之精神，或可赖之焕发。”李可染借鉴了蕴含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高品位、高格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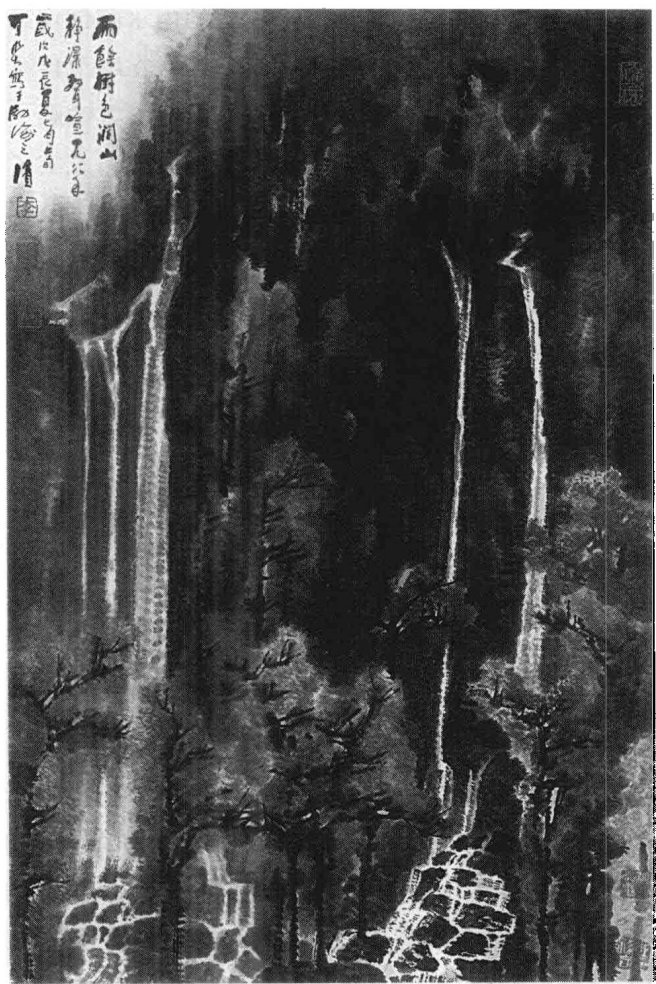
审美取向——纯全内美；继承了深厚华滋的“五笔七墨”，在黄宾虹的点拨下，为了画中之浑厚苍茫之气，扫弃浮薄柔媚，用笔圆深厚重，特别在墨法上下功夫，使干笔不枯，湿笔不滑，重墨不浊，淡黑不薄，破墨积墨，层层递加。把墨用到了极致；神动迹化，妙造自然。个性气质内向的李可染，早年在西湖艺专学习时，在现代中国美术的奠基人之一的林风眠的影响下，融合中西，利用西方印象派，后印象派和表现主义画风与观察表现方法，嫁接渗化于中国传统方法中，光影的运用整体结构的强调，对山光水色印象派式的表现，浓重的笔调、斑斓的色韵，幽邃的意境，静谧的气息，浑然的整体感可以清晰地看到林风眠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启示。加之他“遍历祖国名山大川，历尽艰苦”，以白纸对青天、山水会人生，开创了融会心象、意象、物象、景象，和谐天地、人我、时空的时代山水语汇和“李家山水”意澜。

二

李可染既反对做那种旅游画家、导游画家、漫游画家，也反对坐卧画斋，闭门造车，画无根无源之山水，写无情无欲之笔墨。上世纪50年代，李可染大师十次外出写生，跋涉大江南北，遍访名山大川，晋谒历史古迹。从秀丽的南国水乡到险峻的蜀道三峡，出三昧书屋，进杜甫草堂，登雁荡，上黄山，攀峨眉，走丹露，涉虎丘，行略阳，过重庆。冬去春来，历风霜雨雪，南行北归，冒酷暑严寒，夜宿鸡毛小店，晓行崇山峻岭，勉力徒步，登山涉水，劳累困乏，险入昏厥，苦人所不能苦，难人所不能难。在壮丽河山的沉浸迷醉中，奋笔疾挥；于朝晖夕照的神奇变幻里，萃取刻画；把转瞬即逝的美，敏锐地捕捉来，凝铸于画。沧海桑田、山川化变、历史人生、回味体验——融入李可染的水墨中。苏东坡论画诗“始知真放在精微”、“笔所未到气已吞”极为辨证地说明了豪放与精微的关系，李可染这一时期在写生与创造之间寻找着山水精神与自我精神的契合点，紧紧抓住写意精神和创造精神的灵魂。无处不求笔放而意精，无处不透露出传统写意的精神和沉雄博大的民族气派。

中国画创新的准备阶段与创作积累是很漫长的，前贤的影响，审美价

值取向的发端，创作理念的升华，笔墨语言的锤炼，辩证思想和理性抉择，都需较长时间的酝酿。从李可染这一时期的经历可以看出，他的写生观念体现了传统思维和西方技巧的结合，不能说与在西湖艺专时曾受教于林风眠与西洋画师克罗多无关；在强调和重视艺术对现实生活及其表现对象的尊重与真实反映方面，可以看到徐悲鸿艺术观的影响；在表达美学理想，由现实主义向浪漫主义的追求中



山静瀑声喧

对“意境”的高度重视，可以透视出蔡元培、王国维的影子；而在坚定的东方立场，坚定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指引下表现清静、纯朴的生活情感和精炼浑厚的笔墨语言，以及形式美的追求等方面是直接来源于齐白石和黄宾虹，而其现实主义为主的创作本色，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追求则与杜甫是一脉相承的。

经过转移多师，在汲取了以上诸家的思想精华，又经过自己辩证的思悟，才形成了李可染创作思想，这集中体现在：他重视传统而不满足于中国画界的因袭摹古守旧；他重视创新并主张汲取西画之精华，但坚持民族立

场、民族精神和民族审美取向；他的山水画创作是建立在深入了解和精准把握传统精神基础之上的大破大立，是在继承传统山水画精髓而又扬弃了传统山水画中的糟粕和不足后，在借鉴西方油画、雕塑等表现语言后化古出新，借西疗中在脱胎换骨中发展了传统，充实了传统，使传统走入了当代。他重视深入生活，深入自然，尊重表现对象，但不取自然主义的写实观。这一创作思想经过李可染纯朴、澄明的内在心性的过滤、兼收博采和海纳百川的包容，经过漫长的探索而终于凝炼成“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的箴言。

三

李可染在不断亲和大自然、悟对大自然、感应时代脉搏、研习传统旨要的过程中寻找山水精神与自我精神的契合点。在写生中浴天地之道，发自然之精魂，找到自然山水之奥妙，精灵之所在并锤炼与之相应的笔墨语言，求其真，摄其魂。在写生中探寻自然景物与内心世界的和谐点，逸想妙得，使自我感受升华，调动和挖掘自身的情感、智慧，并使其与山水精神相和谐，达到融物我为一的境界。同时探求发现相应的笔墨语言惨淡经营，精心刻画。他的一批具有开创性的杰作如《鲁迅故乡绍兴城》《杏花春雨江南》《雁荡山水下田》《鉴湖》等作品表现了清新明丽的江南水乡，创造了寄情于景，以意造境，画中有诗，极富情趣的水墨画。而《巫峡百步梯》《峨眉秋色》《雄山秀水略阳城》《夕照中的重庆山城》等作品中则贯注了李可染的真挚感情，是有境有意、有爱有魂的佳构，进入了以情生意，以意造境，超越写生、写实，进入“对景创作”的更高层次。如他自己所说：“作画要进入境界，画山要内心感觉山的突兀雄奇，画树要内心感觉树的穿插姿态。笔不妄下，每一笔都要凝聚这种对客观景物的感觉和感受。”而在德国写生时所作的《歌德写作小屋》《德累斯顿暮色》《麦森教堂》以及漓江写生中的《画山侧影》《阳朔胜境》《漓江雨》等将西洋近代画注重感情真实和对象个性的特色，光影变幻，融入中国画的笔墨形式之中，破除了传统山水辗转相承的老程式，给作品注入了新鲜的生命感受和现代特色，但传统的笔墨情趣，水墨涵蕴的意境却保持了整体画面的民族

传统审美精神，这是对传统山水的继承和突破，并由此逐渐形成了“李家山水的独特风貌”。

上世纪60年代李可染先生的山水写生创作，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峰，他的山水写生，源于传统“师造化”又不苟同于古人，对景写生借鉴了西洋画法，又不全同于西法。李可染通过对景写生，对景创作以达到“造化在胸，白纸对青天”之境。他在



漓江山水天下无

不同景致、不同层面上步步追索山水画的灵魂，追寻新意境的诞生，追求新的时代精神，从“写实”到“写意”，从“写生”到“创作”，从“写境”到“造境”，惨淡经营，匠心独运，升华出一个富有整体生命活力、前无古人的现代山水世界。完成了“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的誓言，成功地做了透网之鳞。在民族虚无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夹击围困中，李可染以非同寻常的胆识，超人的勇气，把握传统笔墨的能力，把日趋萎靡僵化，日渐流于斋室笔墨游戏的公式化、程式化的山水画艺术视野推向了充满活力的大自然，创造出了卓然独立的“李家山水”。这一成功范例，对当今日渐浮躁的中国画坛仍有积极深远的意义。

四

上世纪60年代初，李可染的山水艺术日趋成熟，但他深知，此时的作品尚属得山川形质多，而传山川神韵少，这与超越写实、升华为写意的理想境界，锻造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品格还有距离。他提出了“采一炼十”的主张，意在强调锤炼对于艺术创作的重要性。此前深入自然生活的是

“采”，而此后的创作经营更需“炼”。李可染自始至终是一位非常理性的画家，他既注重理性的控制，又强调艺术直觉的价值，并一直致力于使二者统一。作为“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的补充和延伸，李可染此时总结了四句话：虎跃龙腾，万钧雷霆，芙蓉出水，日月增明。既强调艺术的精神情感价值，也重视艺术的视觉感受价值，把新时代的精神艺术化、个性化，凸现了传统审美表现意象的现代品格。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经过锤炼熔铸，李可染具有鲜明时代气息的新山水画杰作成批问世。

李可染少有诗作，但他的诗魂无人可比，故有的论者称他为“画坛杜甫”。他的山水作品中，写意高于写景，写情高于写实，写心魂高于新外壳，跳动着诗兴的火花，也闪烁着罕见的抒情品质。对于李可染这样一位寡于言谈而诗心深厚的大画家来说，再也没有比祖国的山水更让人亲近更让人祝福的事物了，在他眼里，他的一切对景写生的对象，都是一部诗歌的色彩图。他的许多代表作品，之所以成为当代中国山水画的巅峰之作，就在于他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即使是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那段令人欲哭无泪的岁月里，可染大师也没有让艺术生命自甘窒息，而是投笔于书法创练中，用满腔爱心与诗心向外界的纷扰喧嚣做着顽强的抵抗。他在那十年荒诞时期登顶了自己的书法高峰，也为此后的山水画创作积蓄了复活、创新的能量。特别是作为一名杰出的国画教育家，他对自己的学生指明了一条拒绝平庸的艺术之路，即“八风吹不动天边月”，“坚持真理，不为外风所动”。

五

李可染是我所知道的对大自然的一切美景葆有血脉般热爱并追随不已的大画家，他的山水画有一个永恒的主旋律，这就是：在大自然中寻觅大气派，开阔大视野，升腾大情怀。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沉闷和僵死的东西，而唯有身临其境的鲜活感和心魂相系的现场感。这种对大自然的直接深入与契合（而非旁听与旁观），表现在画作中就是支撑着画面的每一个细节整合后所形成的意境。

追求意境、创造意境是李可染山水画创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他在教

学中对学生反复强调“意境是艺术的灵魂，是客观事物精粹部分的集中，加上人的思想感情的陶铸，经过艺术加工达到情景交融、借景抒情，从而表现出来的艺术境界，诗的境界”。在李可染的画中，我们可以感悟到，意对情的提升，境对景的提升，意境对情境的提升，情景交融已升华为意境浑圆，而深邃隽永，这意味着美的凝结与和谐，意味着在作品中展开、流动、渗透交融、变幻的真情实感，实现了艺术情结与心



柳塘渡牛图

灵情愫的对接与聚合。李可染晚年创作的大量别有新意的山水作品，由写生向写意转化，由具象向心象、意象乃至抽象转化，由摹写形质向熔铸神韵转化，由散文向诗化转化，如诗般的凝炼感、醇厚感使作品漾溢出自由灵动的美。一幅好画要有意境美，也要有形式美，甚至可以说没有好的有意味的形式，意境是不可能表现出来的。“意匠惨淡经营中”“语不惊人死不休”是可染大师在意匠经营中不断锤炼形式美，通过强烈、鲜明的形式美感引发内在隽永的意境美。如《青山密林图》（1965年）和《山顶梯田》（1974年），在形式上有了新的强化，突出了作品的内在诗性，呈现出现代绘画的诗性韵律和音乐节拍。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李可染是漓江山水的知音，他所画的一批表现

漓江风貌的作品，可以说是中国画有史以来将山与水衔接包容得最完美的作品，集中地体现出意匠经营中形式美与意境美互为表里的完美结合，特别是作品中的水是最有灵性最有动感的前无古人的旷世之笔。他画出了内心的澄净与梦想、沉醉与激情、深情与畅想，是他借鉴吸收西方绘画技巧表现中国精神的最成熟最成功的精彩巨作。如《漓江》（1963年）和《雨中漓江》（1977年），构造出抒情的漓江、美学的漓江、人格化的漓

江、没有粉饰的漓江。这样的融汇了感性、知性、悟性与理性的优美作品，无疑代表着李可染亲近自然、钟爱河山、向往和谐的美好心境。



2008年文化部在北京举行纪念李可染诞辰一百周年大会，本书作者雒青之应邀出席。图为李可染夫人邹佩珠与雒青之合影。

六

李可染除了有超强的时代精神为他的艺术创造开拓境界之外，他在艺术语言上的突破也达到了中国当代山水画的最高峰，他的笔墨造型绝不套用现成的传统程式，而体现出他独到的审美见解和审美体验。他跳出了古人的藩篱，以其独有的洞察力和惊人的创造力，创研出了前所未有的山水画艺术体系，形成了当代李家山水意匠经营的笔墨语言。这一独创的笔墨语言体系既融贯了民族审美的传统精神，又闪烁着时代的光芒，卓然屹立

于中国山水画坛。

尤为世人推崇的用墨之法，使李可染的山水作品呈现出登峰造极的墨韵美，其一任天然、回归天籁的墨彩表现力，集中体现为情生境内、神游向外、静穆与壮美清新的浑然天成。他或焦墨蘸笔层层积染，郁郁苍苍，浑厚静穆，无与伦比，直达石涛“黑团团里墨团团，墨团团中天地宽”的化境，或笔从烟里过，墨华细蕴，清新静谧、恍如水晶宫中，直逼杜甫所谓“元气淋漓障犹湿，真宰上诉神应泣”的神境。他创造的黑白无极的墨韵美，白催朽骨，黑入太阴，与自然造化神韵交融，风骨腴润，构成李家山水笔墨语言的恒久恒新的突出特色。我认为他1989年创作的宏伟巨制《崇山茂林源远流长图》最为深邃地体出了这一特色，可视为当代的《溪山行旅图》，这既是他个人创作的顶峰，也是中国山水画史册上堪称丰碑的大作，其笔墨格调、情趣襟怀，直抵审美世界的最高海拔。

在李可染的艺术生涯中，远承范宽、梁楷、黄公望、倪瓒、董其昌、龚贤、石涛等人风范，接近齐白石、黄宾虹、林风眠等人神韵，终能自成一格，迹化山水性情，心领自然醇美，把中国画的笔情墨趣、和谐大美发挥到极致。正如他的恩师黄宾虹关于中国画审美的妙理：“画重苍润，苍是笔力，润是墨彩。笔墨功深，气韵生动。”李可染即是真正的笔墨兼工的东方艺术大师。他是力主将色调、笔调、情调整合统一在一起的，在这方面他有着深广的创造力和非凡的前瞻性。尽管他已经辞世多年，但他的艺术光华从未淡去，呈现出历久弥新的无限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源自李可染作品中永恒的抒情性、完美的表现性、自然的和谐性、内在的思想性，从而使他的作品具有东西方美术精神相通的亮色，成为海内外乃至世界美术殿堂中最有分量的中国画神品之一。记得李可染的日本朋友、大画家东山魁夷在一篇评论自己老师的文章中说：“世上的人和我们这些门生对他的认识，仅仅是眼前的一部分，就像瞎子摸象一般。”那么，我们对可染大师的认识呢？我认为在某些方面也如摸象一般，很多地方很多时候还没有更准确更全面更深刻更多元地认识丰富多彩的李可染。但有一点是愈来愈清晰了：可染大师的山水画具有和谐的人类精神、世界精神与自然精神，他的永恒诗心至今漾涌在那些超越时空的杰出作品中。李可染常言：“白纸青天，造化在手。”而现代美学理论家杜夫海纳也说，“也许只有画